

二胡

市三中八(5)班 金煜博 指导老师 陈晶

从小,我就是一个喜爱音乐的人,我听过钢琴演奏,痴迷过小提琴、架子鼓,但若要问我的最爱,那只能是二胡。

小时候,母亲知道爷爷会拉二胡,便把我送到爷爷那儿去学。当二胡声一响起,我便痴迷无比。

它缠绵低回,如泣如诉,似有沁入骨子般的冷。有时亦如一名孤独的侠客,一把剑一壶酒,在山水间漫步,潇洒又自在。

爷爷教得很认真,我也学得很认真。爷爷时常跟我说:每一把胡琴都有自己的灵魂,不论价格便宜还是贵重。你认真对待它,它就会用动听的音乐回报你;如果你糊弄它,它就会让你的曲子磕磕绊绊,失去灵气。我虽似懂非懂,但也自觉,认真地对待它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,原本生疏的曲子变得熟悉起来。每天,一老一小,两把二胡,传出的音符欢快地跳跃,又如一缕缕轻烟,从窗口渐渐飘往远方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在木地板上留下倒影。如今,我长大了,爷爷更老了,拉不动二胡了,那每天如轻烟一般飘出的音符便沉寂了。岁月如斯,我再无机会与爷爷比一场了。

后来,母亲给我找了一位二胡老师,老师非常严格,我的水平逐渐提高。记得考十级的那个学期,我几乎天天晚上都要练到很迟,最后是怕扰民,才将时间稍稍缩短一些。但即便如此,日复一日,我开始感到疲惫,二胡的音色也逊色了不少。母亲一开始还以为我偷懒了,时常责备我,我不辩解也不反驳,但后来母亲也觉察到了,便不再说什么。

一天,母亲进来,给疲惫的我默默递上一杯水,便走出了房间。我愣愣地盯着这杯水,一口喝光了它,水的温度正好。我放下杯子,抬头,拉出了第一个音符,而后,琴声又变得悠扬动听起来。

当我拿到十级证书的那一刻,我顿时觉得,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,抬眼看母亲,虽然她嘴上说我的成绩还不够好,但嘴角微微上扬。

闲下来时,有时会听听二胡曲。一次,在一场比赛中,二胡的弓一拉开,我的心便被凄清的音色击中了。随后,古筝加入。如果说二胡如水,如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一般,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,那么古筝的声音便是山,不是那如昆仑一般雄奇险峻的山,而是如江南的小丘。二胡与古筝合奏,如山上雾气弥漫,山峰有时隐匿不现,有时只露出一角,而水则如玉带一般环绕山峰,如梦如幻,如诗如画。古筝声逐渐远去,如同山延伸出去,水便随了山峰一同远去,不舍不弃,相依相依,如人间仙境一般。

一曲终了,观众仍陶醉其中,静止了几秒,雷鸣般的掌声随后响起,久久不息。这是一首传统乐曲,但我对它的喜爱却超过了我最爱的流行曲,也是从此之后,我体会到了传统曲目的美丽、动听。

诗词中,二胡虽然占比不多,但也不是完全没有。瀚海阑干百丈冰,愁云惨淡万里凝。中军置酒饮归客,胡琴琵琶与羌笛。胡琴是岑参对武判官的惜别之情。胡琴今日恨,急语向檀槽。这是李贺对二胡幽怨声音的感叹。马尾胡琴随汉车,曲声犹自怨单于。弯弓莫射去中雁,归雁如今不寄出。这是沈括对胡琴最好的注脚。

如今,人们对二胡的印象只剩下《二泉映月》,其他经典曲目却不被人们所了解。我要做的,便是用手中的二胡,把这种传统文化发扬光大,让全世界乃至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的二胡!

希望有一天,二胡那悠长的琴声从更多的窗口中如一缕轻烟飘出。

滨海镇中学林海莉点评:一把小小的二胡,却带给我们无尽的新鲜感。原来,二胡可以隐匿对爷爷的深深思念和淡淡愁绪,也可以饱含妈妈对我殷切期盼和淡如清风的爱,更是满含着作者对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期盼和信心。作者不仅拉得一手好二胡,还写得一个个老练的文字。文章虽质朴,但流畅婉转,说明作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较强的。

垃圾相伴

箬横镇中九(5)班 林崇微

小时候,我曾在外婆的小木屋住过几年,因此度过了几年与垃圾相伴的时光。

至于原因,自然是我的外婆,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,家里家外她每天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她眼中容不得半点污垢,在外面只要看到垃圾,都会捡回来卖掉。

一开始,我对此并不反感,出门在外,静静地跟在外婆身边拉着她的手,等她把垃圾捡起后再继续有说有笑地回家。但等我稍大些,就对此有了些微抗拒。和外婆走在路上时,我不愿再拉起她的手。路上有垃圾出现时,我总是做贼心虚般地左右观望,站得远远的,生怕被人认出,那是我的亲人在做如此丢人的事情,那种感觉像赤裸着被别人观察一样窘迫。我多次劝外婆不要再去捡垃圾,但她不在意,笑着摇摇头。自此,我干脆不再与她一起去外面。

甚至后来几年,我几乎没去看望过她。直到最近,我才又去了外婆家。近几年没来,这附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之前的小石屋、小木屋,老人家居不起眼的元素却为文章垫上了深厚的高度。她爱捡垃圾,我却以此为耻,甚至觉得与她在一起是一件丢脸的事,干脆不再去看望她,这些行为层层铺垫,情感一点点积累,与下文的可笑的我形成鲜明的反差,也让结尾的省略号意味无穷。

勇敢去追

市五中八(2)班 张凤逸 指导老师 谢暖雪

干涸的土地真的能开出缤纷的花吗?我曾不止一次扪心自问,终被时光回答。

风吹起人生的书页,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只有厚重的刘海,无尽喧闹的教室,厚重的刘海是我坚固的外盾,低气压总是环绕着我,安静沉闷是它的标志。遥远的黑板,模糊的视线,耳边像是有只嗡嗡不停的苍蝇在飞。我静静地坐着,像一件工艺雕塑品,栩栩如生,毫无法机。老师缓缓地走向讲台,锐利的眼神扫视着四周,紧张感、压迫感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。一秒,两秒,她的眼光瞄准了我。此刻,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,只余下刺骨的冷。她缓缓地吐出几个字:

你来回答一下这道题。我站了起来,张了张嘴,试图说出几个字,却只染红了脸颊,打湿了头发,最后跌坐在凳子上,无言以对。又有一个人站了起来,那个人逆光而站,神态从容不迫。我的心在此刻被分成了两半,一半是羞愧,一半是憧憬,两者撕裂了,杂糅着,塑成了梦想的光輝。

从此以后,我将努力融于时光。凌晨四点的天是如此美丽,一点点白色吞噬着墨般的黑,像是一幅打翻了颜料的水墨画,点点金光勾画了云的轮廓,云朵聚集,又从合拢到分散,或在低声细语,或在歌唱吟诵。我书写着,笔尖在纸上滑着冰,跳着舞向前奔跑着,留下一道道黑色的秀丽的痕迹。古人常说: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。女子又何尝不是!我看过去三四点的日出,在窗帘上留下一个执着挺立的身影;也曾挑灯夜读,与月亮谈天,风轻轻抚过书桌,带走了脸上的

汗珠,却吹不散我眼中对梦想的追求。支起的脑袋像钟摆似的一下一下地往下摆着,睡眼蒙眬,迷茫困惑如潮水般向我涌来,打碎了梦凝起的屏障,打翻了理智的小船,只剩下徒劳的挣扎。我拼命撑起眼皮向窗外望去,黑色从天边溢出,染黑了透明的窗,风也悄然而至,调皮地跳着,一下又一下地冲刷着我的眼睛。凉,是此时唯一的感觉,点燃了理智,野火吹不尽,春风吹又生,理智像是那草,占据了情感的上方。这时候,我的脑海中只剩下四个字:坚持。就此,年年如是,周而复始,汗水打湿了岁月的篇章,我追寻着梦想,向前进行。世俗的眼光刺痛着我,胆小懦弱拖着我,可梦想的支持永远伴随着我。它挂在天边一隅,与夕阳余晖相伴,可望而不可即,源源不断散发着热,引导我向光明向美好向自由走去。

我剪掉了沉重的刘海,也剪去了消沉的过去。站在久违的教室,我畅所欲言,脸上飞扬的是自信,是希望,教室也就此成了我展示才华、走向未来的战场。我终于相信干涸的大地能开出缤纷的花海,梦想将迎来黎明的曙光,渲染的声音变成了一首首悠扬的歌,唱给时光,唱响新时代。

石桥头中学郭定安点评:小作者融情入理,用词凝练丰富但不生涩,比喻拟人运用自然贴切。比如一点点白色吞噬着墨般的黑,像是一幅打翻了颜料的水墨画,点点金光勾画了云的轮廓,云朵聚集,又从合拢到分散,或在低声细语,或在歌唱吟诵。我书写着,笔尖在纸上滑着冰,跳着舞向前奔跑着,留下一道道黑色的秀丽的痕迹。古人常说: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。女子又何尝不是!我看过去三四点的日出,在窗帘上留下一个执着挺立的身影;也曾挑灯夜读,与月亮谈天,风轻轻抚过书桌,带走了脸上的

杨梅成熟的时刻

温西中学七(6)班 陈欣悦 指导老师 张宇萱

每年的六月份,杨梅就成熟了。

这时候,路过胡同口,总能看见那座小院子外的那棵杨梅树,微风拂过,树上的叶子时不时地抖擞着,好似在欢迎我的到来。

每当我看见杨梅时,那紫色粗糙的外表,那酸酸甜甜的口感和它的汁水流进我喉咙里的清凉感觉,

使我想起了总是坐在胡同口院子外

笑呵呵看着过路人的余老头,想起他招呼路过的我们吃杨梅时脸上憨厚可掬的笑容。

余老头是打鱼的,他勤勤恳恳地打了一辈子的鱼,得到的只有一座院子和那座院子前的杨梅树。余老头是我们胡同里唯二有杨梅树的人,另一个是住在胡同深处的王二,不过他总是很吝啬,不愿意给我们这些毛头小孩舍一点杨梅吃。而余老头苦了一辈子,连个媳妇儿也没娶上,看到我们总会招呼着我们进来,他的茶几上永远放着供我们吃的小零嘴。

微风拂过,杨梅树上的叶子时不时地抖擞着,好似在欢迎我的到来。

石桥头中学郭定安点评:那棵

杨梅树,散发的是余老头美好人性的芳香,也是作者儿时曾有的那份温馨。

第五段吃杨梅的细节描写神形毕现,

写出了孩子们对杨梅的喜爱,

更写出了余老头的善良和对孩

子们的爱心,可见小作者观察与描

写的细致。文章运用了对比手法,

谋篇布局详略得当,结构上显得和

谐匀称,主旨凸显。

下方的朱家辰抬头看我,眼神

露着一股嫌弃。哼,难道是因为我

长得丑,还是因为害怕我?这些人

都是胆小鬼!我假装若无其事地

责任编辑:江潇扬 版式设计:葛茜茜

走近李清照

松门镇中七(6)班 陈卓尔 指导老师 林茹华

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。题记

我早想走近你,在那个晨曦,穿过历史的尘烟咀嚼你的才华。

初遇你时,你还是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的少女,清丽其词,端庄其品,归去来兮,真堪谐隐素约小腰身,不奈青春。你轻抚纤纤玉手,薄汗清透,看到海棠花瘦弱地蜷缩在雨里,摇曳着的叶片上挂着你的怜惜。你处于花间,在藕花深处和鸥鹭相逢,是你的美丽点亮了鸥鹭的方向,你喧闹的桨声里溢出青春的情趣。你有如花间的精灵,纯真且浪漫。

再来见你,人比黄花瘦。你的眼光在金兵的铁蹄中慌乱迷离,只见你一叶扁舟浮于水上,缓缓的桨声里尽是载不动的浓郁的愁绪。南宋社会变迁,时代的动荡使你一路颠沛流离,从北到南,只见你满脸愁容,他人口却道海棠依旧。可再美的海棠怎敌他醒来风急?雁过也,正伤心,却是旧时相识,你结束了你的少女生活,本可以与赵明诚生活得幸福美满,可他却常常要外出游学,这给你带来了极大的失落和苦闷。望着惨白的弯月,孤独融入淡酒里,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。家已无处归,心已无处归。伴随着内心情感的沉痛,又添一份愁。

你登塔眺望,多美的壮丽山河,可云中谁寄锦书来,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,对国家的动乱无尽担忧。石桥头中学郭定安点评:文中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。才情、画美、诗情,融为一体。悲苦、倔强、清冷、凝重辛酸。文章让读者在走近女诗人的同时,能咀嚼品味她内心的情感,有一种同身受之妙。文章主人公那个凝成永恒的故事,流溢已千年,在小作者笔下变得更为醇浓美丽。

我是蜂

市三中七(8)班 谢翱泽

我是一只蜂,一只大蜂。星期二,我又开始了美好的一天生活。

早上9:20,无聊的我飞到高空,四处张望,想要找一些乐子。

不远处,有一所人类的学校,我隐隐约约听到笑声,我想去看看。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,我飞向三楼的七(8)班。这个班我常看到,我早已把同学们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了,我记得每个人。

我在顾右盼,寻找入口,突然发现朱家辰的后方开着窗,好适合我!于是,我飞快地在男孩的头发上蜻蜓点水。可下一秒,我惊呆了:原本正在好好听课的同学们都望着我,眼睛成了OO形,嘴巴大张,似乎要尖叫出来;

谢翱泽小组正在回答问题,此时也看向了我,可是没有惊讶,可能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了,不以为意,或是太投入课堂了,一时半会儿没回过神来。被这么多人的目光直视着,我有些害羞了。

下方的朱家辰抬头看我,眼神露着一股嫌弃。哼,难道是因为我长得丑,还是因为害怕我?这些人都是胆小鬼!

我假装若无其事地

飞过去,可是一声声尖叫冲击着我的耳朵。我有点沮丧,难道你们都不喜欢我吗?我是蜂,但我不会伤害你们呀。于是,我在天花板上不断盘旋,想看一下人类的态度。结果,他们的反应更大了。看到他们胆小的样子,我也有点慌了。

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,紧接着科学老师来了,告诉同学们赶紧开窗,让我出去。可是我看到底几个人,在我下面拿着书准备袭击我,我急了,一时分不清玻璃,只知道不停地往前飞,不停地往前飞。渐渐地,我的意识不清了,兜兜转转,我又飞回到教室。

天旋地转间,我发现我自己在下降,清楚地听到胸腔里发出的呼吸声。这时,可恶的人类又把我卷入到窗帘中,对我一顿狂打。

突然,谁重重地击倒了我,我的生命就此终止了。

石桥头中学郭定安点评:全篇运用拟人的笔法,描述了一只蜂贸然闯入晚自修课堂的故事,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语言生动活泼,充满个性,而且行文流畅,结构严谨,没有任何重复啰嗦的地方。

怀念戏曲的滋味

温中实验学校八(9)班 于紫玲

那年,那戏台,那戏曲。

记得儿时,我随奶奶住在乡下,在那错综复杂的小巷深处,曾藏着一个大大的戏园子。

奶奶爱听戏,那时,她常牵着小小的我进去。记忆中,那条长长的小小巷子两边林立着石头屋,灰白的石板路是岁月的痕迹,一路行来,吆喝声,讨价还价声,招呼声,混成一片。转过拐角,古老的戏园子已在眼前,油漆斑驳的大门,高高的木坎,门口立着高大的泥塑。奶奶会念叨着,这个是托塔李天王,那个是三眼二郎神,一旁的又是哪路哪路神仙,我没听进什么,总被他们凶神恶煞的脸吓得直往奶奶怀里钻。

跨过高高的门坎,便能看见那宽阔的戏台,和台下一大片乌压压的人群。台上的戏往往是早就开始了,身穿红的绿的蓝的青的紫的鲜艳衣裳的戏子们走来走去,口中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,只是人声鼎沸,盖过了唱曲儿的声音,谁也说不清他们到底唱了什么。年幼的我不管这些,真正让我感兴趣的,只是装在小车里推着走的摊点,平常见不到的吃食在戏台下齐聚一堂。我专注于各种从我旁边经过的小吃,不时大喊一声:奶奶,我要这个!奶奶,那个那个!没一会儿,手上便拿满了零嘴:糖葫芦,蜜饯,棉花糖。我笑得合不拢嘴,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,再看那台上上来来往往的戏子,听着夹杂在锣鼓声中的戏曲,也不觉得无聊了。

几年前,我开始上幼儿园了,再回老家时,村里已不再请戏班唱戏,戏园里大大的戏台变成了一块冰冷的银幕,只在每月末放一次电影。去的人少了,卖小吃的小摊自然也少了,那条热闹的巷子渐渐冷落,只间或开着几扇门,我也不再盼着去戏园子了。再后来,回老家的次数越发少了。邻里乡亲见到我,仍会热情地招呼一句:呀,我们小悠悠回来了!但当我凭着儿时记忆走到小巷尽头,却再也见不到那记忆中的戏园子。站在台下,仿佛那些角儿还在倾情演绎着悲欢情仇,那一瞬间,时间仿佛凝住了,那些用着水袖,踩着云履的小姐公子好像在对我微笑,转眼间却如雾气般慢慢飘远。戏台上唱戏的人儿已经远去,留下一个缥缈的幻影供我思念。心里仿佛少了点什么,空落落的,凉丝丝的。那一刻,那些满脸狰狞可怕的泥塑们也似乎变得和蔼可亲起来。

奶奶留着一个收音机,放着些熟悉的戏曲。她躺在藤椅上,慢悠悠地摇着蒲扇,眯着眼睛,静听着嘹亮而细腻的歌喉,仿佛在回味过去的岁月。我坐在一旁,只觉得收音机里面那戏曲的声音少了些什么,没有了鲜活的生机,徒留一腔冰冷的凄凉。

戏曲被留在了那个消失的戏园子里,像是被人们抛弃在了漫漫时间长河中。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,又有谁还记得那悠长优美的戏曲声呢?

难忘,那戏曲的滋味。

石桥头中学郭定安点评:小作者对那年那戏台深深眷念,因为里面有糖葫芦般甜蜜的童年,更有奶奶温馨的呵护。后来再次经过戏台时,一切只剩下怀念。传统文化的渐渐远离,令小作者有一种失落感,读者观后,也会产生似曾相识的共鸣,那份情感,那份回忆。

